

【泉城记事】

80年前,中共济南市委的艰难重建

□邱存梅

在济南市风景优美的小清河五柳闸景区内,2009年建起的“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塑像高高耸立。80年前的5月初,就在这片当时还很荒凉的土地上,济南市几位年轻共产党员在省市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上级失掉联系的严酷形势下,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在纪念中共济南市委重建8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再次走近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受济南共产党人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信仰与追求,感受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创造的辉煌与奇迹。

■ 济南乡师成“白区里的红色党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一直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1929年1月至1933年11月,山东省先后遭受11次大破坏,济南市的基层党、团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大批共产党员血洒刑场。

经历过一次次大逮捕和大屠杀之后,在济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只有济南乡师七八名党员和新城兵工厂七八名工人党员。

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开学不久,乡师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乡师存在8年时间,学生总数约700人,却从这里走出了110多名共产党员(不包括离校后入党的),悄然把国民党政府创办的济南乡师变成“白区里的红色党校”。

每逢新生入校,乡师党组织就派党员主动帮助他们搬运行李、打扫住处、安置铺位。乡师校址在北郊的白鹤庄,现在北园大街明湖中学处。当时,校外就是当地百姓的荷塘、稻田、菜园。课余饭后,党员与新生三五成群沿着校外的荷塘、稻田促膝谈心,介绍新生阅读进步书刊、参加读书会。即使在白色恐怖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入党入团的手续也很严格。入党、入团要举行入团仪式,要宣誓,到哪里去举行呢?那时在白鹤庄附近多是菜园和稻田,菜地里有一些菜农搭建的窝棚。他们不敢在靠近学校的窝棚里,就跑到一二里路,找个窝棚,趁窝棚里没人的时候,钻进去举行入团、入党仪式。

白色恐怖中,乡师党组织屡遭破坏。在1933年2月的那次大逮捕中,乡师党组织再一次遭到破坏。闫世凤等三人被捕。乡师党员赵健民、姚仲明等到处打听市内组织被破坏情况,但所有的关系统统联系不上。

■ 犬鹰搜捕之下,选择坚守

正在乡师党员为联系不到上级党组织而着急时,4月中

旬,赵健民去齐鲁医院看眼病,返回到广智院东时,遇到了团省委组织部长宋天民,他惊讶地问赵健民:“你们那里没遭到破坏吗?”赵健民告诉乡师党组织被破坏以及大家寻找上级关系的情况。于是,宋天民带赵健民向团委书记宋澄汇报了乡师支部的工作情况。5月初,宋天民指定赵健民担任乡师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负责乡师、一师分校和鲁丰纱厂等处的工作。

1933年7月,宋天民投敌叛变以后,躲过犬鹰追捕的宋天民来到济南乡师隐蔽。但当时国民党特务仍在全市搜捕,宋天民感觉在济南难以立足,决定回原籍车平。

关于这段历史,赵健民有着清晰的记忆:(1933年)6月末,宋天民告诉我,团省委成立训练班,确定我去受训,地点在杆石桥外第一中学宿舍(即现在的省

实验中学处)。按约定时间7月3日下午3时,受训的同志都到了,宋天民还没来,一直到5点仍没来。正当大家有些坐立不安时,突然,宋天民来了,他满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省委机关又遭到破坏。小刘被捕了,幸而有房东邻居告诉我,不然我也被捕了。咱们赶快转移!”宋天民随我到乡师隐蔽。

宋天民到乡师后,晚上到菜地里休息,白天隐蔽,黄昏时去城内商埠探听消息。此时,敌人的便衣特务在全市疯狂地搜查,并常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捕人,而各学校又以登记暑假留校学生为名,进行盘查。宋天民决定回胶东车平。

此时此刻,找不到中央党组织,没有省、市党组织,乡师党员赵健民等,面对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退学回家,免遭国民党的逮捕。他们可以选择不再参加危险活

动,完成学业,毕业后做一名乡村教师。但他们选择了对信仰的坚守,选择了对正义事业的义无反顾。

■ 星火燎原,重建济南市委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共产党人独立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他们首先整顿了乡师支部,凡继续革命的团员一律转为党员,今后不再发展团员,直接发展党员。同时,还与幸存下来的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工作。

由于市内党组织大部分被打散,乡师党支部承担起在全市恢复党组织的任务。支部发动全体党员利用节、假日,通过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在全市各中等学校联络进步学生,逐步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赵健民先后发展了济南高中的徐运北和林浩、惠商职业学校的孙洪、济南师范的刘清录、济南女师的董兰英等人入党,并为育英中学的李秀海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刘莱夫发展正谊中学的马全章等人入党。随后在这些学校分别恢复建立了中共支部。姚仲明在东阿县发展的共产党员王玉珍、尹延贵等,于1933年秋分别考入了济南初级中学和华北中学,并很快在两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支部。此外,还发展了一些分散零星的党员和党的关系。至1934年春,全市已有七八十名党员,九个支部。为建立全市统一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更好地领导全市党的工作,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济南乡师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济南市委的重建,为济南党组织乃至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星星之火的作用。

【忆海拾珠】

老街院的韵味儿

□崔秋立

馆驿街,济南一条古老的街。据《续修历城县志》记载,“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馆驿街原名“官驿街”,从明朝开始,历届官府在这街上设立驿站,主要负责传递公文或接送往来官员在此小住、换马。明清时这条街有了济南最大的驿站,以后逐渐才有了马车店、客栈以及旅馆。因此,这街名也便逐渐成了“馆驿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馆驿街风貌犹存。街道的两旁尽是店铺,青砖小瓦木板门。清晨,店员把一块块门板卸下,清扫台阶,开门迎客。傍晚再一块块把门板镶上,街面在昏黄的灯下恢复宁静。路,是由十分规则的长方形大石块儿铺成,即使“城里”,也就是现在的泉城路周围的街道,也没有这般豪华。那时,城里马车还常来常往。铃儿叮当,马蹄声脆,声声踏在我们年少的记忆里。直到1975年,天桥重建,大石块被起出来,用来筑天桥。馆驿街的韵味消失了,它的遗韵被保留在天桥上,天桥就是馆驿街的纪念碑。

馆驿街东头北侧有一条胡同,很窄,但可通往路北的街道和城区,被称为后馆驿街。房子规格不一,有高台青石砖瓦房,也有低矮的土坯房。少有临街开门的,都是一座座的院落。街中间安着这条街上唯一的自来水龙头。几百户人家都要到这里“打水”。傍晚,人们下了班,水龙头前就排起一串长龙。特别是阴云密布,大雨将临之时,这条龙会更长,更紧凑。把水打回家,一家人方神闲气定。

我少时的家就在这水龙头正对着的胡同里。三层高的石台阶,很有些气势的门洞,漆黑的两扇大门。这是一个很规整的院落。分前后院,有墙和门相隔。前院是长方形,住着两户人家。里院方方正正,住着三户人家。我们家是正房,比厢房高,建在一个砖砌的平台上。房子都是青砖大瓦石头房,在这一片都算是上等的宅子。院子由石板和砖铺成。石板路连接各户在院子中央形成一个十字。院子的西北边是一个花坛,占去院子的一角。花坛里有棵苹果树,虽不怎么结果但枝繁叶茂扛折腾。1968年搞战备,就在树下挖了防空洞,竟然也没让树枯萎。

院子的东南角是一棵参天大槐树,两抱粗细,十几米高,树干笔直,树形呈非常标准的塔形。占去了庭院大半个天空。春夏之交,一树槐花,满院飘香。酷暑时节,有她的遮阴,院里总有可乘之凉;深秋,细碎的落叶铺满院子;冬天清冷的夜晚,你可看到一轮明月挂在树梢,满院清辉和树影。这棵大树究竟多少年,没人说得清。我的祖父说解放前夕搬到这里来时,树就是这么高大蓬勃。她默默地见证了院子的百年变迁和风雨雨。

院里几户人家都有些坎坷和磨难,邻里之间虽也有些恩怨,磕磕碰碰,但总体上都还很和谐,没有像其他院里那样为些琐事撕破脸皮甚至大打出手。那时各家的厨房都在院子里,做什么吃什么,都清清爽爽。谁做了稀罕玩意儿,都要请邻居们品尝。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伸一把手。最迷人的是夏天的夜晚。太阳落山后,孩子们便在院子里洒水,消消暑气。孩子们铺上凉席,在上面嬉笑玩耍。大人们拿出板凳,摇着扇子,说话聊天。虽是家长里短,翻来覆去,但依然津津有味。

1991年,院子终于被拆掉了,后馆驿街也从济南的地图上消失。取代它们的不是恢弘的建筑,而是一些简易的居民楼,其价值远逊于我们的青砖老院。我们不能改变什么。让我魂牵梦绕的是那棵大槐树,大家都走了,把它自己孤零零地留在那里,随后会被人锯断刨出,那可是近百年的生命啊。十几年过去了,这种伤感和怀念并没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淡去,时常还会想起她清冷的树影和那满树的白花。



济南乡师旧址。



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雕塑。

鸟儿的乐园

□王绍忠

愈高,还会绕湖区遛弯,呼喊“再见”告别。顷刻间,它们编排巧妙,成“一字阵”或“人字形”,匆忙启程。这是一列从南国向北挺进的雁阵。昨晚,把此地作为短暂休憩的驿站。

热情洋溢的大明湖,刚送走一批“过客”,又迎来两伙“故友”。活像两片乳白的祥云飘飘荡荡滑翔降落湖面,它们分别是长腿鹭鸶和反嘴鹈。如同久别的亲友在此邂逅,“咯——咯——”地展翅戏水、互致问候,给这处温馨的家园带来融融共乐的生机。

湖上诸岛,舞姿婆娑的垂柳枝桠间,均有三五鸟巢,有花苞状的、有爪篱形的。当曙光点燃朝霞,斑鸠、柳莺、喜鹊便竟

相离巢,向睦邻互问早安。顷刻间,浩淼水面上莺飞鹤起,鸡鸣雀噪,俨然一处飞禽快乐的天堂。

阳春,柔风温润,是禽鸟抱窝孵仔的良辰。待它们衔水觅食归巢,大嘴对着小嘴亲昵喂食的时候,让人看了,从心底倍感亲切。

初夏,荷丛间有星星点点的粉红、乳白闪现,那是一株株含苞的蓓蕾,娴静中透着娇羞。时而,会有灵动的鸭兰从碧叶下抛头露面,悠然随意地撩拨水花,逗引得以湖心为家的野鸭也亲近过来。兴许是自然界的造化,这对远方姊妹长相酷似一奶同胞,灰头、花翅、红蹼。凝目这鸟和谐相处的画面,

令人顿感这真是自然界莫大的恩赐福祉。当荷花仙子展露笑颜,莲子芳嫩脆甜时,聪明绝顶的红顶鹤便聚众结伙下山私访了。它栖居南山老林古树,昼夜轮番站岗。趁正午进湖狩猎进餐。

明湖汇波是鸟禽赖以生存的安居,是繁衍成长的游乐园。假若,把群鸟的鸣唱比作一支自然交响曲的话,那么春风就是那徐徐启幕的号手,只一声,水便化了,水便暖了。柳燕、天鹅等温婉的歌喉,便是乐曲的低音部;等到鸭兰诸鸟的加入,歌韵便渐入佳境;红顶鹤同伴高音的参与,使整个乐章达到华彩。感觉是那么饱满,那么丰富,那么耳悦心动。

爱历下 写历下
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协办:历下区作协 邮箱:qwbqst@shn.com

佳境胜地“明湖汇波”是处柔风和景、芳树鸣禽的地方,它提升了历下的知名度和诱惑力,成为泉城吸引四海游客的一张靓丽名片。

当春风吹响第一声柳哨,从江南跋涉凯旋的紫燕呢喃歌韵,尖细而明亮。黑压压地掠过湖面,密密麻麻地盖过房脊,把古朴的建筑群闹得一片欢腾。迟来的便立于悬空的电线上,依次排开,活像交响乐队的五线谱……

黎明,盈盈湖面如烟似雾,暮然,会飞起一只周身如同涂蜡透着银光的大鸟,它扇动着翅膀,发出“哇——哇——”的“集合令”,浑厚豪放。瞬间,四围的宿鸟便舒张着翅膀,愈飞